

# 歇后语的拓扑解析\*

邹春玲 张维伟

(哈尔滨理工大学 哈尔滨 150040)

**提 要:** 歇后语与认知结合的研究十分匮乏。本文借几何学拓扑理论提出歇后语的拓扑属性操作模式,指出歇后语具有“同一”的推理结果和“同化”的推理过程。拓扑性质指拓扑学所说的平面几何图形在连续变换下保持不变这一性质。歇后语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本体=喻体,由拓扑性质的不变性实现。继而本文充分论证该不变性是通过连通和同化歇后语两个属性操作步骤实现。

**关键词:** 同化;属性连通;拓扑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2-0083-6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4.020

## To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to Xiehouyu

Zou Chun-ling Zhang Wei-wei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150040, China)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propose the topology attribute operation model of Xiehouyu by means of topology theory in geometry. Xiehouyu has the identity inference result and assimilation inference process. Topological nature refers to the kind of attribute of spatial objects which shows invariance over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f Xiehouyu is that tenor = vehicle, which is realized by the invariance in topological natur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so-called invariance refers to two constant operational procedures: alignment and assimilation.

**Key words:** assimilation; attribute alignment; topology

### 1 引言

歇后语的雏形在《史记·魏世家》有过记载,魏国大臣苏代曾说“且夫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后歇后语作为传统语言现象之一,沿用至今。歇后语通常由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是字面的显性表述,称为前文或喻体;后半部分是隐性含意的解释,称为后语或本体。歇后语结构的修辞研究颇多,认知机理解读却少,本文旨从拓扑属性角度阐明歇后语内在操作机制。

歇后语的本质是借用喻体概念内涵集中包含的某涵项作为意向性表意基础,引申、激发成为另一概念,构建本体来解读喻体。歇后语的构建是将喻体中某涵项进行“隐含表述”从而形成相对应的内涵概念来“显性表征”喻体,隐含表述=显性表征,涵项在歇后语中通常指心理属

性。表述和表征在形式和内容上可以千差万别,意义上却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和同一性,称其为歇后语的拓扑性质。拓扑性质源自几何学,指图形在连续变换下保持不变这一性质。如鸟在天空翱翔,无论它的拓扑形状如何发生变化,都可以识别为鸟。以此类推无论歇后语如何遣词造句,喻、本体都可作出同一性质的解读,二者得以连通(alignment)的根源在于各自属性的貌离神合,即属性实现同一(identity)。经由属性的牵线搭桥,本体和喻体的话语意义可识解且不变。认知主体可将毫无关联的两事物在观念中解读为具有同一性,认知同一性是思维常态(洛克 1959: 78-85)。所谓属性的同一是认知中将不同属性经由连通等认知操作视为同一。本、喻体的结构内容和形式上具有拓扑结构的变化性,而属性连通本、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言外转喻的加强联想模式构建研究”(11YJC740166)、黑龙江省教育厅教改项目“英语专业阅读课程策略主导-生成认知教学模型构建研究实践”(JG2014010777)和哈尔滨理工大学实践教学环节项目“英语专业语言技能认知教学模型操作实践”(ZHJG52015042026)的阶段性成果。

喻体的意义解读使歇后语具有拓扑性质的不变性,即为变化中的不变。歇后语操作程序离不开认知主体借助本、喻体拓扑性质同化过程对事物和现象实施的属性同一性的主观意向性解读。拓扑属性的同化(assimilation)是在意向性控制下主观性地将本体和喻体的种种属性在某一个切入点上归为同一,使二者具备相同或者相似的心理特征,且成为歇后语恒常性和不变性的操作步骤。歇后语的认知表征是本体=喻体;喻体、本体是以属性为常量的连通体(alignment),在意义上异曲同工,说明歇后语具有语词变换中保持属性不变这一拓扑性质。

## 2 歇后语的认知特征:属性的恒常性

歇后语渗透着喻体迂回表述、本体直接表征的语用意图。喻体可视为传统语用学的“所言”(what is said),继而“所言”不可避免地指向后部的功能属性含意,形成“所含”(what is implied)。歇后语前部使用间接性表述,暗示性地指出后部的内涵属性,间接表述是直接表征以属性为操作手段的拓扑结构,属性是间接可以解读为直接的推理路径,属性同时为整体话语意义的识解提供心理可及(accessibility)。歇后语的后部表述所指向的属性往往不止一个,必须借助即时语境和意向性选择适用度和可及度高的属性充当表征性的意义解读,催化后部的属性简约挑明前部意向性内容的含意。所言和所含在具体歇后语中,或许只出现一个,或许同时出现。

所言指向所含的认知操作绝不是单纯针对词语或者话语本身固有的意义作出解释,更多地受到认知因素的干预和介入。本、喻体属性势必产生意义的认知同化是歇后语操作的基本原则。在主观意向性结合语境参数的条件下,将本体知识集中能搜索、抽离到的话语相关属性对喻体表述进行主观性的意义赋予和强加,是歇后语属性连通、强赋的操作过程。歇后语的喻体和本体之间不一定有必然的相关性,能够使二者关联的关键是挑选本体内涵集合中某一属性,将之暂且认作是喻体的边缘属性之一。喻体字面表述也不一定具有隐含的意义,只有在主观意向性的介入下,才使喻体产生间接性,才使本、喻体在属性基础上产生意义的归同。一再强调主观意向性是为说明必须在心智依据上为歇后语找到解释的基本理念和运作机制。拓扑性质是一个适合描述认知心理过程的变量,本文认定拓扑属性同化现象是歇后语认知操作的基本单元。歇后语的操作中存在借此说彼或者以此代彼的隐、转喻思维,强调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和相关;这是隐、转喻程度相对较弱的非字面意义的间接言语表达。例如:

① 你小子真不愧是吃剩饭长大的,一肚子馊主义。(周振天《神医喜来乐》)

“剩饭”和“馊”之间存在以类别代属性的转喻思维操

作,强调剩饭和其属性之间的相关性。在下句中,如:

② 这小子是孙悟空怀孕,一肚子的猴。(廉越《走西口》)

“孙悟空”和“猴”之间既存在相似性也存在相关性,是隐、转喻同时操作的认知结果。歇后语喻体的意义透明度相对较低,喻体间接性的主要原因在于认知主体将对某一事物所留存、过滤、选择、创生和记忆的主观属性跨范畴寄托、臆断和随附给另一事物的过程和结果,是借助另一事物的属性表征该事物的意义。认知主体通常根据不同的需要而使用意向性内容和态度不同的喻体来传输与某种本体属性相关的意义,存在转喻性思维。这也同时说明属性是表意的根基,由来已久。所谓“属性”的操作模式原本是随着基因和文化的演变而不断流传下来的人类思维瑰宝。原始人群为了自保和演化,对外界事物的认知通常从其功能和属性着手,久而久之形成属性保留的习惯,并将之随附给同类或者异类的具有相似和相关属性的外界事物。如当人群看到火,先感知它的热度和烫伤力,继而认知到它的伤害性,提炼成为火的属性之一。在以后的岁月中,如果再次遇到温度较高的物体,通常第一信号的“意识性”反应是会被烫伤,第二信号的“意向性”反应是要远离火种。人类将特定的属性自然归结到特定类上,不管这个属性是否为其中心属性,反之亦然(Prasada, Dillingham 2006: 52)。属性归类(同类、异类)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生活方式和话语路径。属性以其先语言而存在的优势恒常地作用于人类思维,且在外界事物中坚持不懈地寻找可依托的事物和现象,以求新的认知。这是歇后语的表述千变万化但却万变不离其宗的成因,这种态势也成全了性、状变化而属性不变的拓扑思维构建。因此操作歇后语时,属性的解析往往是惯性性地首当其冲。

避开直接语而选择歇后语的根本原因是本体和喻体之间势必产生连带性属性互通,即存在固定的、较为固定的乃至非固定的相关、相似或者相邻关系,在特定语境下可以用其中一个概念激活另外一个,借助联想实现含蓄的交际目的,且借此扩大字面表述和客观事物之间的距离,并以此切断表述或者客观事物与心理表征之间的隔阂。喻体和本体殊途同归的互连手段是二者属性的同一结果和同化过程。在认知语用角度看歇后语有如下特点:首先,歇后语直接和间接之间的心理距离大。歇后语通常是为了避开直言不讳而诞生的间接表述形式,会借相关的概念、语词等将属性意义婉转地传递出去,并指向直接表征,通常表达和表征之间存在很大的概念性心理距离。例如:

③ 秃头上的虱子——小心地滑。(黄西《是真的吗?》)

“秃头上的虱子”是间接性的表达,直接的心理表征

指向这一现象的某一个边缘心理属性——地滑。“虱子”和“地滑”没有必然的相关和相似,解读起来心理距离甚远,须要在意向性下且受控于特定情景对二者的属性进行搜索和匹配,对本体和喻体属性的同一化探寻是歇后语操作的特点之一。

其次,歇后语通常借客体事物体现主观意向,因人而异。歇后语不仅反映说话人意向性的属性意义,也同时反映说话人的主观意义。说话人意义不可能是词中公认的、社会已经固着的意义,因为它通常包含着反映说话人个体性制约、由该个体性提供理据、反映说话人对事物、现象、特点和过程等实施特殊认识的认知内容;同时,这种认知内容可能与言说某种语言的说话人集体或群体关于相应事物、现象、特点、过程等的共性认识(表象)不一致,甚至对立(李洪儒 2011: 18)。因此语词相同的情况下,说话人和听话人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解读。如例③中“秃头上的虱子”不仅有“地滑”之意,更常见的意思是“明摆着”。这说明喻体在不同条件下所归纳的属性不尽相同,也随之指向不同的本体意义。尽管前、后部分存在因果关系的提醒,喻体作出何种解读,要视当时语境和听、说双方的意向性而定。“虱子”类和“地滑”属性之间是隐晦的暗指,由于存在曲折迂回的属性连通程序,解读结果可能十分迥异。除上述两种解释外,听话人在其他语境介入的前提下,也可能会另作他讲。因此歇后语未必只存在字面的间接含意和属性表征直接领会之间的一一对应,更有可能是间接字面对应多重直接属性表征。继而在意向性的控制下对本体多重属性表征进行选取,且与喻体在某属性意义上达成同一性。

尽管歇后语的解读不一而同,但大多借助连通、联想过程,从喻体指向的与之相关、相似的功能和属性角度找出解读方式,这不能目光短浅地局限在从喻体到本体或者逆向的直接挂钩,而是中介性地存在另外一个必不可少的转喻性运作过程,称作属性的赋予和强加。该中介过程的操作顺序和步骤具有恒常性,通常从本体中挑选恰当的属性,且将喻体和本体所指向的属性在意向性下进行同化,获取意义。这是因为本体和喻体在不同的歇后语表述中传递的意向性内容千差万别,只能依靠一个相对稳定、共享的因素牵制住解读走向,才能对话语意义产生真正的识别。再者人类惯性思维层面的含意探寻方式是类思维(generics),强调类-属联结进行推理。对话语属性进行随附性归纳这种行为的自然形成,是人类得以发展和延续的必然手段和不得不采用的措施。经过长期积累,某一事物的多重属性逐步被认知、被开发以及被顺理成章地用作思维模式。此种积累过程促使属性心理模型持续形成且固化留存,继而自然而然地随附和寄托给外界不同事物,成为对新语言现象生成和推理的根据地。属性同外界事物的连带性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无意

识行为,其表达、生成和理解外界事物和现象中的惯性运作原本是任何思维操作的本源和本质。类-属思维模式(category-attribute alignment)是人类的默认性、根本性的惯性思维,它天生固有且不断发展进化。两岁半的儿童完全自然而然且自发地、恰当地形成并凝练指类思维(Gelman, Goetz, Sarnecka, Flukes 2008: 156),且在以后的发展中形成指类思维惯性的话语方式。

如此看来,属性当之无愧是歇后语得以实现的基础和依据,在彰显歇后语功能方面功不可没。这使貌似毫无关联的不经之谈能激发必要的认知触点,触发认知主体长短期记忆中的主观感受、意象和意向性,激活本体和喻体的连通。这说明歇后语绝非是修辞格和语用意图两个领域的专利研究,对歇后语挖根寻源的必经之路是将其当作认知语用现象研究,且构建以属性为基础的诠释路径。具体说来本文对歇后语有如下几点认识:(1)歇后语借助属性链条,穿针引线,将本体、喻体通透连通,喻体旨在抛砖引玉,激发相关、相似的属性意象和概念表征;(2)歇后语的喻体表述和本体表征势必将各自属性内涵集进行同化,实现本体=喻体,二者的等同关系是同化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的等价;(3)连通、同化过程可以归纳到以属性为核心的拓扑研究框架,确认为本体和喻体的属性本为同根的拓扑属性同化现象。

### 3 歇后语的拓扑属性:变换中的不变

所谓拓扑结构源于几何学研究,拓扑(topology)是将物体的位置表示成抽象的位置。拓扑性质只考虑物体之间的位置关系,而不考虑变换前后发生的大小变化、形状变化和彼此间的距离(《汉英双语现代汉语词典》2002: 1962)。如用绳子弯成方形,再拉扯图形作出形状上的连续变换,方形会不再那么方,直至近似圆形或其他不规则形状。但在拓扑变换下,只要不断开、不重叠、不在已经固定的边界之外又另加图形,它们都是等价的,它们的拓扑结构是同胚(homomorphism)的,它们的外形轮廓是连通的,这是它们的连通性(connectivity)(徐盛桓 2014: 9)。

这里的要点在于:(1)拓扑理论只考虑位置关系,而不考虑其他方面的变换,如无论是长方形还是正方形都是方形;(2)拓扑注重连通,比如一个人无论在什么背景下,都能被识别为人类,可能位置和远近等发生拓扑变化,但是其辨识度不变,这就是变化中的不变性,即事物的拓扑连通本质,说明视觉和知觉的摄入都具有拓扑性质。“知觉对象的拓扑学定义已经被大量的行为学实验所验证。”(陈霖 2008: 718)歇后语的认识本质是知觉的识别,喻体变换,本体不变,反之亦然,形成二者之间拓扑性质的不变性。歇后语“间接就是直接”(INDIRECT = DIRECT)的解释可从其建构性的拓扑性质入手。对“I = D”的具体解释是:间接表达变换为直接表征后,间接表

达就“是”直接表征,这种既变换又没变的特征充分表明歇后语中拓扑性质的作用,间接变换为直接后性质保持不变。“ $I = D$ ”就是歇后语的拓扑属性表征方式。所谓属性包括心理属性和物理属性,物理属性是事物的本体性质;心理属性则指“事物自身的性状特征等作用于感知主体的心理所得到的心理感受,例如所引发的感受、愿望、信念、感情等”(徐盛桓 2011: 26)。拓扑属性则多为心理属性。

歇后语喻体表述的可以是事物和现象本身,也可能是二者的状、性和行为等,但大多没有客观事实根据可言,如“泥菩萨过江”,菩萨本是虚幻之物,过江的行为更是无稽之谈。这说明歇后语可进行无中生有的表述,使歇后语萌生虚拟性本质。要阐释虚拟性的理想意象如何指向本体又是如何为人所理解和精通,必然牵扯到一个意象中恒常存在的因子,否则歇后语的生成和解读就毫无根据可言,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连通关系会成为荒诞之谈。据上文,该恒常因子实质上是认知主体突显(highlight)出来的某种与本体相关的固定和非固定的心理属性,又将该属性主观性强势地随附给喻体作为解读依据。歇后语的本体和喻体最终在二者共识的属性上达成同一。喻体是歇后语对外界事物天马行空的联想和生成意象的过程,对客观事物进行虚拟性语言构建,具备心理属性而忽视物理属性;本体无法似喻体那样想入非非,更多的是循规蹈矩。首先是认知主体对本体进行物理属性的理性逻辑选择,但如果物理属性对解读无用,认知主体则凭借自身主观的知觉和感受进行属性覆盖,力求在心理属性上达成本体和喻体就某一感受上的共鸣,形成属性作用下的连通。歇后语的操作存在直接和间接相关、相似的共相属性,这是歇后语的起因之一。例如:

④ 我坐你车,我有腿,我小青蛙逛大街,绿色出行。  
(2013春晚小品《搭把手不孤单》)

其中的喻体“小青蛙”也可以改成其他的绿色生物,旨在凸显“绿色”,这是喻体变本体不变而属性依然可同化的现象。“绿色出行”亦可改成“当自己是个人物”,这是本体变喻体不变,突显另一属性却依旧可以同化的现象。这里要强调无论怎样变化,本体和喻体都具有属性同一的结果和属性同化的过程。莱布尼茨(G. W. Leibniz)曾提出同一物的不可分辨原理(The Principle of Identity of Indiscernibles),强调意义上“同一”,其宗旨是:对于任意个体 $x$ 和 $y$ ,当 $x$ 和 $y$ 被看成不可分辨的,就可以被认定它们是同一的、等价的、可以替换的(Leibniz 1969: 309)。

本体在具体歇后语中表征它的属性之一,喻体也指向该属性,如“孙悟空”是猴,“猴”也是猴,二者不可分辨,因此属性同一。本、喻体属性连通的关键在于二者的属性必然同化也必须同一,这是歇后语变换中的不变。歇后语的拓扑变换涵盖各种具有内在同一性又互相连贯且

形式各异的拓扑结构,它们的连贯性是拓扑性质。而属性的同一和同化正是这些在拓扑变换中形成的众多拓扑结构得以保持连贯性的恒常不变的结果和程序。例如:

⑤ 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容易近视。

“走着瞧”和“容易近视”都是对喻体从本体属性角度进行的解读,表达形式是各自不同却又与喻体相关的拓扑结构。尽管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但是本体和喻体的连通手段一直都是各自内涵集合中某一属性的契合。这说明本体和喻体之间尽管存在拓扑结构的变换,而拓扑性质却始终保持着恒常不变且发挥作用。歇后语只能借助将本、喻体相关属性的主观同化过程来表征其恰当语境下的最佳解读。

说话人的主观性语用意图借助歇后语的喻体表述进行表达。所谓主观性是说话人受自己的某种目的驱动或者因为自己某方面存在需要而对语言已经固着的群体意义以及现有语言单位实施改造(包括添加、删减),对语言既成规则的偏离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特性;主观化则是这种特性的实现过程(李洪儒 2011: 17)。歇后语的拓扑属性同化操作就是无所不在的“主观化”的实施过程。歇后语的表述已经彻底与语言和思维的逻辑性南辕北辙,是主观化作用下的“语言改造”,改造过程中,心理属性越发突显,形成主观化作用下一意孤行的属性表征。心理属性的作用尽管在歇后语中根深蒂固,但认知主体各异,在不同语境下心理属性的谋和程度可能产生很大的差异,因此歇后语中主观化的喻体含意有时在本体中无法直截了当地剥离出与之匹配的意象,如“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借助拓扑属性的单挑独斗,就无法了解该话语意向性下的意象和意义,只有通过对比喻体和本体属性的提炼和连通才能使歇后语的含意浮出水面。

通常喻体通过间接方式来表述某个属性,而本体属性是无限接近喻体属性的拓扑表征,相当于概念的内涵;拓扑结构(本体、喻体)相当于概念的外延,是属性得以提炼的基础。歇后语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连通是某概念内涵和外延的传承。所谓“传承”,指歇后语中本体部分将拆解自己属性内涵集合中的内容,依据语境的不同,选择一个涵项内容“传输”出去,再另选择一个相关事物或者现象作为喻体,选取能恰当表征这一喻体概念的语词来承载,即给喻体部分另觅蹊径,重塑一个实质性的说法,形成“本体就是喻体”,喻体对于本体具有拓扑性质的不变性。内涵集合中的某同一化的属性则为二者链接的纽带,该属性称作拓扑属性。

#### 4 歇后语的拓扑操作——属性同化

“属性同化”是认知主体在主观意向性调控下,将本体的属性随附给喻体求解,形成二者属性的同一化过程。所谓主观意向性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为我们理解语言

语义添加一个十分必要的维度(Kemmer 2005: 80)。歇后语是本体和喻体之间语言转换过程,从一种表述形态到一种属性凝炼,从喻体表述到含意表征,需要听话人对说话人的因时空差异的表述间接性作出解释,解释过程是对不同属性进行同一性归纳和同化的过程。属性同化过程需要经由主体思维的掌控,不可避免会有主体认知的局限性,可能生成多维变异的话语形式和概念表征,即拓扑结构。歇后语的拓扑性体现在变换是必然走向,变换中保持不变的性质是它捍卫的核心,该核心的实现手段是“属性的连通和同化”。变换只是不同程度的量变过程,无本质变化,喻体、本体的操作都是通过属性集合内的搜索、寻找合适表征的过程。歇后语本体和喻体属性同一性使得二者在意义上具有一定的不可分辨性。“设置两件无法分辨的事物,就是在两个名称下设置同一件事物。某个体事物最终与某性质集合等同,以性质集合为根据和基础也完全有可能定位到个体。”(Leibniz 1969: 39)性质集合即属性集合,属性为本体和喻体之间一脉相承的唯一通道。

本体通常是对喻体从相关到彻底变更的一系列“变换”和“变通”的结果,将所要表达的含意通过喻体表述实施表层转换之后,喻体的属性指向意义依然可以理解,说明在本体、喻体变换中始终存在属性互通过程,这是个恒量。属性互通过程在歇后语操作中得以保持和发扬,维护整体话语意义的“不变性”。歇后语前部、后部的形式变换是属性恒常互通基础上的变量过程,是保持不变性质的拓扑变换。属性在同化下保持不变是常规操作,这保证歇后语的本体对于喻体的不变性和整体话语的可解读性。歇后语的解读过程是在变换中保持不变的拓扑操作。逻辑论证式如:  $\forall x \forall y [\forall \varphi (\varphi(x) \leftrightarrow \varphi(y)) \rightarrow x = y]$ 。对于话语陈述个体  $x$  以及话语表征个体  $y$ ,如果  $x$  同任一属性结合成含意表征,等价于  $y$  同该属性结合的含意表征,那么  $x = y$ 。

如果说话人要对其一事物、性状、行为进行恰如其分的歇后语喻体表述,首先须找到与该事物本身相关或相似的属性,以便形成本体的表征。歇后语喻体的这种非直接、虚拟的表述方式很大程度上需要人们具有一种在不相关的事物或情景之中识破相关属性或关系的能力,正如无论是长方形还是正方形,都可归结为方形的能力。这正是在解读和提炼歇后语要义时须具备的拓扑感知。对于不同歇后语,由于恒量与变量的比例不同,其可解读程度也不尽相同。拓扑属性是歇后语本体和喻体变换过程中孕育出以属性为连通体的拓扑性质(保持不变的性质),也可因本体和喻体可变性引发一个或多个拓扑结构。

拓扑属性是个变量(variable),体现同一属性的各种变换的语言表述是值(value)。歇后语中属性的拓扑变化在于值的不同。值可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属性操作不

变)。拓扑属性决定歇后语本体和喻体具有不可分辨的同一性,其“同”在于属性(即表征)，“异”在于值(即表述)。歇后语中的同一性即从不相似中感知相似,不相关中体验相关,亦即本体和喻体属性同化的过程。同一性的推理和解读,不是认知对象的同一,就是认知属性的同一(维特根斯坦 1996: 267 - 301)。歇后语作为间接言语自始至终具有思维根本性建构本质,即属性同一性下的拓扑同化过程。歇后语操作是对属性同一的认知,如果要解读任一歇后语  $x$ ,其属性为  $x_1$ ,势必要将任一表征  $y$  的属性  $\varphi(y)$  随附给  $x$  形成含意表征  $\varphi(x_1 = y)$ ，“被同一”之后生成含意的同化结果。这是歇后语拓扑属性同化的实质。如果说话人想要表达“人渣”这个本体属性含意,就会刻意寻找与“渣”相似、相关的形态,以形成歇后语喻体间接性表述,例如:

⑥ 你是全身粉末性骨折吧。(人渣)(2014年蔡明春晚小品《扰民了你》)

“人渣”是  $y$  属性含意表征,随附给“粉末性骨折”表述  $x$ ,二者属性在不可分辨原则下被同化,即  $x_1 = y$ 。“粉末性骨折”是受伤状态,构成喻体意向性内容的主要心理属性,促使人们想到伤害、痛苦等的属性涵义集,设为  $I_1$ 。“人渣”是道德败坏等心理属性,其涵义集设为  $I_2$ 。 $I_1$  和  $I_2$  不存在集体意义上的共识性,各自的属性解读相去甚远。但由于属性具有拓朴性质的变换中的不变性质,喻体属性必须等同于本体属性;受控于本体、喻体不可分辨原则,对属性匹配、趋同的识解是大势所趋,势必形成  $I_1 = I_2$ 。 $I_1$  和  $I_2$  中存在两个相关的个体属性  $y$  和  $x_1$ ,从  $y$  的物理属性追根寻源,将结果随附给粉末性骨折,最终达成二者在心理属性上的同化,形成同一,实现  $\forall x \forall y [\forall \varphi (\varphi(x) \leftrightarrow \varphi(y)) \rightarrow x = y]$ 。粉末性骨折和人渣的物理属性都是“渣子”的形态,但是在拓朴性质作用下和意向性解读的要求下,趋同于本体的心理属性,再将本体的心理属性强势随附给喻体,以求解读,这就是同化的过程。歇后语的拓朴属性同化路径是本体心理属性强加给喻体的物理属性,且覆盖后者,形成心、物同化,心理属性和物理属性之间是拓朴性质的属性变化,视为同一。属性涵义“人渣”可视为任一性状和行为的核心理属性,但是只能委曲求全作为“粉末性骨折”的边缘心理属性。如何将头脑中关联性不大的属性同一于和再造于歇后语表达和解读中,须要通过拓朴属性的连通和同化程序完成。属性同一是同一的结果,连通和同化是被同一的过程。

人类能够从大千万象中,漠视表述的差异,一针见血地认知到最核心、最相应的拓朴属性,是因为属性本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前语言推理方式。无论万相如何姹紫嫣红,属性都能够在随附给不同外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特有的拓朴认知,这是属性在最初认知基础上依托于外物的种种植入和演化。这种演化是属性的拓朴结构,其拓

扑属性保持不变,且长期留存于记忆。语言的发生和演变过程皆依据这种恒常属性而生。拓扑属性日积月累,形成涵义概念集合,且在一定条件下作为语言包括歇后语的生成解读落脚点,逐步形成同一属性不同形态的拓扑认知。认知主体借助不同表述皈依且调用具有拓扑同一性的属性的过程是“拓扑同化”。例⑥中“粉末性骨折”和“人渣”属性强势结合,“人渣”的心理属性与“粉末性骨折”物理属性产生源源不断的惯势连通,形成各种不同拓扑性表征,最终达成解读上的契合。

由此歇后语是喻体属性和本体属性的拓扑同化语言现象。认知进化要求不仅要镜像外界,更要提炼抽象。我们穷尽毕生,无非是外界零零种种的关系体产生动态认知、更新已有的认知、借已有的认知创建新认知的过程。人类不断地以经验中形成的各种常规关系推导非常规实体的关系性,以求新知。这是间接言语行为形成的认知前因,也是属性推导模式的前提(邹春玲 2014: 54)。歇后语本体和喻体的属性皆包罗万象,尽管林林总总,但是属性在歇后语中运作方式却循规蹈矩,属性同化的程序操作才是认知中万古不变的恒常因子。

## 5 结束语

歇后语是经验积累中拓扑属性的认知能力和使用强度游刃有余的结果。为此,本文以“拓扑性”为哲学指导纲领,以“属性连通同化”为具体操作模型,论证“拓扑性”解读歇后语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拓扑属性是歇后语本体和喻体得以同一解读的连通红线,使歇后语本体和喻体的拓扑结构统一在同样的拓扑属性之下。“拓扑属性”的操作程序冠冕堂皇地登堂入室,成为歇后语认知中的“恒常因子”称作属性的连通和同化两步操作。歇后语本体和喻体的互通互代是在深刻的哲学和抽象的认知基础上

大厦落成。

## 参考文献

- 陈霖. 大范围优先对象形成的神经关联: 前颞叶[J]. 生命科学, 2008(5).
- 李洪儒. 说话人意义及其结构的研究维度[J]. 外语教学, 2011(5).
- 李洪儒. 论词层级上说话人意义的形成因素[J]. 外语教学, 2013(6).
- 洛克. 人类理解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徐盛桓. “移就”为什么可能[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1(3).
- 徐盛桓. 视觉隐喻的拓扑性质[J]. 山东外语教学, 2014(1).
- 邹春玲. 言外转喻属性模式的微观操作层面分析[J]. 外语学刊, 2014(1).
- Gelman, S. A., Goetz, P. J., Sarnecka, B. W., Flukes, J. Generic Language in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s [J]. *Languag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2008(2).
- Kemmer, S. Emphatic and Reflexive-self: Expectations, Viewpoint, and Subjectivity [A]. In: Stein, D.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C]. Cambridge: CUP, 2005.
- Leibniz, G. W. *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 [M]. Dordrecht: D. Reidel Press, 1969.
- Prasada, S., Dillingham, E. Principled and Statistical Connections in Common Sense Conception [J]. *Cognition*, 2006(2).

定稿日期: 2015-07-07

【责任编辑 孙颖】